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刘绍棠★张贤亮★蒋子龙★谌容



蒲柳人家

人與狗相依，人與狗相愛，狗與狗相親。

1. 狗與狗相親



狗狗人家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蒲柳人家

★刘绍棠★张贤亮★蒋子龙★谌容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年·北京

02731/03

书名 蒲柳人家

作者 刘绍棠、张贤亮、蒋子龙、谌容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字数 320 000 字

版次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560-1/I·231

定价 9.80 元

目 录

刘绍棠

自报家门·····	1
小荷才露尖尖角·····	5
蒲柳人家·····	45
刘绍棠主要作品目录·····	120

张贤亮

自传·····	123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125
灵与肉·····	148
肖尔布拉克·····	176
张贤亮主要作品目录·····	217

蒋子龙

路,弯弯曲曲	225
精卫的震撼	233
大周天	238
阴阳交接	244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268
乔厂长上任记	294
蒋子龙主要作品目录	340

谌容

痛苦中的抉择	341
人到中年	346
谌容主要作品目录	433

刘绍棠

自报家门

1936年2月29日，我出生在北京通县大运河边的儒林村。今年56岁，只过了14个生日。

老人长辈们咬定我家是大汉皇叔刘备的后裔，虽然未免攀龙附凤之嫌，却也并非毫无道理。刘备原籍涿州楼桑村，涿州距离我们通州只有七八十公里，刘室宗亲难免人口流动，也许其中一支挪了个窝儿，来到通州安家落户。刘备的祖上，中山靖王刘胜的坟墓埋在满城县，掘墓开棺发现了无价之宝的金缕尸衣，成为我国出土文物的一大奇迹。满城距离涿州也有几十公里，可见刘备这一支也是搬过家的。屈原在《离骚》中说他是“帝高阳之苗裔兮”，那么我也可以自称“帝昭烈之苗裔”了。

然而，我的年纪大了几岁，书多读了几本，才知道通州刘姓即使算是刘备苗裔，那也是刘禅嫡传。

《日下旧闻考》记载：“通州……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故地。”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安乐县才废入潞县，潞县衙门也从甘棠乡迁入安乐城内。酈道元的《水经注》说：“沽水南经安乐县故城东。”《晋书·地道记》曰：“晋封刘禅为公国。俗谓之西潞水也。”潞水就是现今的北运河，安乐故城正是今日

的通州。刘禅降晋被封为安乐公，遣送到现在的通州就国，他的子孙和家奴便沿着北运河西岸繁衍起来。我家原来住在河西，虽无史证也可断定，十有八九必是刘禅子孙或家奴的一支。

阿斗在我的心目中，比阿Q更可鄙，作为他的后裔我怎能不感到奇耻大辱？于是，我打定主意，另找祖宗。

正史、野史、传说、稗闻……我下锚钩沉，捞根稻草，终于想到公元304年在建平（今山西临汾）建都的汉国，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记载：刘渊出身新兴（今山西忻县）匈奴贵族，袭匈奴左部帅，匈奴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乱”中起兵反晋即汉王位，后改元称帝。匈奴人有名无姓，只因汉朝对匈奴遣女和亲，他们便自称是汉朝的外甥，因而随母姓刘，这显然是十分牵强附会。但是，不管多么牵强附会的编造，仍然堂堂正正写在了正史上。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照猫画虎呢？匈奴刘氏汉王朝败亡（公元318年），子孙流散的方向只能北上，回归大漠故土，难道就不会有一支子孙滞留通州吗？当时刘禅刚死（公元271年）40多年，真假二刘合二而一，人多势众胆子壮。所以，我曾宣告我是匈奴人。

因此，我在做人作文上所表现的浓郁强烈的北运河地方特色，兼备了燕赵风骨和胡汉混血的精神气质。

我们儒林村，名不副实，是个300年没有学校的文盲和半文盲村，我是草窝里飞出的凤凰，儒林村的第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我的人生经历，可算一个农家子弟的奇遇，1942年6岁上小学，12岁从全县水平最高的模范小学毕业，考入北京数一数二的二中，5000名考生中取得第一名，引起很大轰动。高中进入国际知名的潞河中学，毕业后又考取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在50年代成长的作家中，像我这样受过良好完整的正规教育的人很少。因此，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民

族传统文化有一点知识，使我绝不盲目崇洋迷外，在外国人面前妄自菲薄。

但是，我从大学出来，当了不到两年作家，便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回乡当了21年农民。所以，我现在虽被尊称为老作家，但当作家的时间比当农民少得多。我的土气胜过书香，只有致力乡土文学。

1949年我13岁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43年文学生涯，在创作上坚持“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6部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黄花闺女池塘》。两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7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蝥蛄絮语》。选集3部。《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过，我很怀疑评奖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我被载入几种外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对于受到外国人的注意，我并不感到受宠若惊，也不认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有过几次当大官的机会，但都敬谢不敏，辞官不就。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断定自己并非官材，从政不如从文。然而，仍有几十个社会职务难以避免地落在头上，主要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

我引以为荣的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我的家乡为我建立了“刘绍棠文库”，授予我“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牌。

1988年8月，我中风左瘫，占全了老、弱、病、残。起死回生，我仍奋笔写作，而且信心十足，定能跳过一个新的高度。

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

1992年7月蝥笼斋

小荷才露尖尖角

天上下小刀子，俞文芊头顶铁锅也得回家。七月天的鞭杆子雨，只不过是鞭打快牛，他那辆永久牌装甲自行车，风雨中更像一道闪电。从坐落在朝阳门外通惠河畔的大学分院，到北运河东岸的花街，走京津公路七十二里，这个土头土脑的大学生，天天跑一个来回。

念了三年大学，他还是三年前花街上那个憋气十足的小伙子。红男绿女丛中，他那头顶着高粱花的一身土气，就像羊群里跳出个骆驼，比大鬓角、蛤蟆镜、紧身衫和喇叭裤更引人多看几眼。

仲夏时节，黎明时分，俞文芊就紧蹬自行车，在北京到通州的公路上疾驰。小伙子头戴一顶尖头斗笠，破制服褂子上沾满露水和草叶，打补丁的裤子挽到膝头，光着一双泥脚；后车架上，驮着一个二百斤重的大青草捆。

他一路飞奔，一路口中念念有词。三十六里英文，三十六里日语，俞文芊选修了两门外语课。

一本英汉字典和一本日汉字典，俞文芊都吃进了肚子里。可就是乡下人口羞，不敢挂在嘴边，发音过不了关。下笔答卷，能拿一百分。但是只要一开口，英文便带着北运河的水音儿，日语便充满花街的早甜瓜味儿，惹得哄堂大笑，他急忙咬住舌头。

俞文芊的自行车飞下八里桥，直奔奶牛场，交上青草过了秤，然后，跑到人家的男浴室，刷牙、洗脸、拧开自来水管子的莲蓬头冲身子。从车把上摘下一只百宝囊的大书包，掏出他的礼服：深灰的确良汗衫，铁青中长纤维裤子，泡沫塑料厚底黑凉鞋。早霞晨光中穿戴齐整，配上小伙子那浓眉大眼，圆头方脸，扇子面胸脯，一条脊檩似的个头儿，乡下人眼光看来，也算得俊扮小生。

他每天到校打扫了教室以后，家住市内的同学才姗姗而来。

这个大学分院，只有孤楼一座，矗立在花树葱茏中。没有宿舍，夏天无处午睡，男女同学都趴在教室书桌上，迷迷糊糊打个盹儿。俞文芊却走出校门，到通惠河畔高坡上，找一棵绿荫如伞的河柳下，铺上塑料布，放倒大睡。

这块塑料布披在后背，又是他的雨衣，尖顶斗笠的拴带儿勒紧了脖子，在鞭杆子雨的抽打中弯着腰，像被狂风吹得倒伏的芦苇，两只胳膊趴在车把上，便可风雨无阻了。

每天下午放学，俞文芊片刻也不停留，蹬上自行车，驿马流星似的飞回家。

当年花街上那蒲柳人家的风光，已成过去，只有俞文芊家还依稀可见旧日的残迹。仍然是他爷爷和老爹留下的鸽子笼泥棚小屋，巴掌大的柳篱小院，就连三年一换柴门，也不改古风旧例。

一进家门，俞文芊把书包从窗口扔到炕上，便肩背柳筐，手提镰刀，到村外的河边沟畔打草去。

俞文芊自己手编的红皮水柳大筐，人称花街一号。有一年插秧下起小雨，两个快手姑娘花碧莲和杜秋葵插到地头，没有一棵树遮身子，就把俞文芊的大筐倒扣在头上。她俩盘膝大坐在筐下，还能脸对脸儿玩拍花巴掌。俞文芊磨出的镰刀，虽不能削铁如泥，鸡蛋粗细的柳棵子却能迎刃而倒；三年工夫，就把一条五寸厚的青石磨得像一只马鞍子。

河边沟畔，草色青青，甜而又嫩，奶牛爱吃；俞文芊割多少，奶牛场买多少。他一口气割到月亮挂上柳梢，一团一团的长脚大花蚊子叮得他伸不出手，才算罢休。一筐一筐背回家，散放在柳篱内外。鸡叫起床，打捆装车，上学路上，顺便卖草。

二百斤青草三块钱，从六月到八月，三个月汗珠子一大缸，能换来二百七八十元。再加上每月拿二十元的助学金，俞文芊的这两项收入，超过他上大学之前的全年分红。

孤儿寡母，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俞大娘一双小脚，又是一条风中烛瓦上霜的病身子，三日阴五日晴，一年挣不了多少工分。所以，俞文芊上大学的同时，还得奔出娘儿俩的嚼谷。

白茫茫的大雨，天连地，地连天，公路上早已路断行人车马稀，俞文芊的自行车也就像天马行空，正得意孤行。鞭杆子雨又劈头盖脸抽打起来。俞文芊抬不起头，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过桥到运河东岸，从桥头奔花街，三里黄泥道上一锅粥，自行车寸步难行。

前六十九里人骑自行车，这后三里只得自行车骑人。俞文芊把他的永久牌装甲自行车扛在肩上，一步一陷行走。

黄泥道上的两条车辙，像两道小溪，路边柳棵子挂满野花藤萝，雨打落花流水。忽然，几步开外，密密麻麻的雨帘中，恍

惚一簇荷花开放。俞文芊停住脚步，从脸上抹下一大把雨水，看了又看，才看出是一件藕荷色的雨衣横躺在路上。雨衣下鼓鼓囊囊，难道是鞭杆子雨打昏了过路人？他扔下自行车，踉踉跄跄扑奔过去，揭开雨衣一角，原来是一辆嘉陵牌摩托车抛了锚。

“喂！”他向四下呼喊，“谁的……车呀？”

雨声哗哗，他的喊声只有自己听得见，却被一大瓢雨水泼进嘴里，呛得直咳嗽。

俞文芊东瞧西看，东边是一片青纱帐，西边是一片瓜田。瓜田柳下，有一座风雨飘摇的瓜棚。

不见摩托车的主人，丢下摩托车不管，于心不忍。送佛送到西天，俞文芊搬起这几十公斤重的摩托车，打算收藏到瓜棚里去。

他拔腿刚要走，突然从青纱帐的豆棵下钻出一个姑娘，跑过来喊叫着：“放下我的车！”两手扯住他的塑料布雨衣不放。

俞文芊回头一看，吓了一跳，花碧莲像是刚从水中捞上来。

二

花街东八里，一条乡村公路和一条小河汉子之间，十几亩柳棵子地上，公社和北京的服装公司合营了一个京花联合衬衫厂。公社出地皮，出劳力，建厂房，掌管人事和保卫。公社书记被选为联合衬衫厂的董事长。服装公司出资金，出机器，出技术和管理人员，掌管供、产、销。服装公司的一个副经理当厂长，盈利双方各得一半。

公社从三十六个大队招考青年女工四百名，男工一百人。这

个联合厂出产的男女衬衫，不但畅销全国各地，而且三分之一向国外出口。两年来，公社净赚二百五十万元。

花碧莲眼下就是京花联合衬衫厂裁剪车间的女工。

她爹花四季，是个掌作的瓦匠头儿，一把瓦刀吃八方。她娘小名叫巧儿，更是神通广大，从十六岁就爱保个媒，一张巧嘴能把死人啃得翻个身，三十年喝过的喜酒，足够开一个烧锅。

爹的手巧，娘的嘴巧，花碧莲占全了这两巧；爹的心眼子多，娘的脸子俊俏，花碧莲又各占爹娘一面。

花碧莲虽然身姿娇小，可是一巧破千斤。拔苗、插秧、割麦……人高马大的女人紧追慢赶，跌打滚爬，也只能拾她的脚印。她不愧不忙，有失目的姑娘缺心眼儿，也相不中这个又穷又呆的憨小子。然而，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天时一变，不知哪块云彩有雨。七七年大学招生，花街上的姑娘小伙子人人怯阵，偏是榆钱儿单枪匹马报了名。可惜，出师不利，通知下来，没考上。距离录取线虽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可也像隔着一座山，横拦一道水。俞家的坟地光长蒿子，哪能生出灵芝草？花婶子被女儿捂住了嘴，才没笑掉了大牙。舌头尖子能压死人，榆钱儿的耳朵从小就磨出了茧子。他虽然没能一拳头砸出一眼井，却偏要铁杵磨成针。果然，天下无难事，有志者事竟成。七八年榆钱儿又报考大学，头榜没录取，二榜却中了，考上了朝阳门外通惠河畔的那座大学分院。从此，没人再叫他的小名，都称呼他的大号文芊了。一花引来万花春，花街上又有几个姑娘小伙子扔下扑克牌，拿起书本子，七九年和八〇年各有两个人考上了中专。花碧莲也受到了震动，缝纫机上摆放了当年的课本。她到京花联合衬衫厂当女工，不是走的后门，而是堂堂正正考上的。三年来，俞文芊做为一名走读生上大学，天天早出晚归；两年来花碧莲在衬衫厂，倒换着上早、中、晚班。

各有各的钟点，各走各的路，他俩很难相遇，多日不见。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想不到鞭杆子雨把他们聚会一起。白娘子要不是游湖遇雨，怎能碰见许仙？看来，天作之合，雨是红线。

俞文芊放下嘉陵牌摩托车，玩笑着问道：“碧莲，你哪一天买了这匹电驴子？”

“刚买三天。”花碧莲面带骄色，“花了我六个月的工资，半年的奖金。”

“这匹电驴子奴欺主，半路撂挑子。”俞文芊挤了挤眼睛，“看来，你还得买一条懒驴愁皮鞭子。”

花碧莲噗嗤一笑，说：“今天下中班，天上刚飘雨花，本想骑上摩托车，八里地一眨眼到家，谁想前不着村后不挨店抛了锚。我蹲在豆棵下躲雨，只盼有个过路人救驾，想不到你这位文曲星下界，也算我洪福齐天。”

“你早该把车搬到那边瓜棚去。”

“那是杜秋葵承包的瓜田，我怕杜小铁子替他姐姐看瓜，把他的狼狗拴在瓜棚里。”

“只好我当搬运工了。”

“多谢了，榆钱儿！”

雨中一串笑声，花碧莲奔向瓜棚。

三

北京人在伏天爱吃西瓜，市面上年年闹瓜荒。花街的西瓜自古就有名，早年间有朝阳门外东大桥，东便门通惠河码头，前

门箭楼子下面，三大瓜市摆状元摊。斗大的西瓜还带着一节青藤、两片绿叶，青藤上拴着三寸红头绳儿；有个名目，叫状元红，吃完西瓜还取个吉利。买到就吃，黑籽红瓤儿，脆甜爽口；搬回家去，七天之内，色、味、香不变，走了成色保换。

可是，这些年只许单打一，不管高矮、胖瘦、大小、宽窄，全都一刀切。花街的西瓜刨了祖坟，十几岁的孩子，只在画上见过瓜模样儿。直到七九年才松了绑，放了足；北京的水果店查档案，一窝蜂齐奔花街，家家走访，户户作揖，恨不能将花街这个弹丸小村的八百亩地，吊在半空中，上下、左右、前后，六面都种西瓜。然而，当年的瓜把式，死的死，老的老，活着的手艺也撘生了。矮子里拔将军，旧日默默无闻的杜大胆儿，竟成了今天的高手。

杜大胆儿本人并不出奇，全靠祖传秘方，一块地早瓜，一块地晚瓜，两头卖大价钱。

他这个大胆儿的外号，却是因胆小而得来。杜大胆儿自幼生得瘦小枯干，灾枝病叶不离身，许愿出家，到庙里当过三年小和尚，被木雕泥塑的牛头马面吓破了胆。还俗以后，天一黑就心惊肉跳，跟他老爹种瓜，却不敢在瓜棚里守夜。老爹死了，他和媳妇二朵过日子，一家人全靠三亩瓜田吃饭，他不得不看瓜，就拉着媳妇作伴。半夜三更，偷瓜的人，捣乱的人，在瓜棚四外，鬼哭夜猫子叫，吓得他扔下媳妇逃回家去，再也不肯夜宿瓜棚。媳妇二朵膀阔腰圆，比他力气大，也比他有胆量，恨他胆小如鼠，就赌气一个人镇守瓜田。二朵身上绊住绳子，系三条腰带，手持一把磨得雪亮的鱼叉，坐在瓜棚里，夜夜睁眼到天明。有一回，黑夜下大雨，两个坏小子闯进瓜棚要占她的便宜。她寡不敌众，大喊救命。跟杜家一墙之隔的花四季被吵醒了，喊叫杜大胆儿：“兄弟，你家瓜田有歹人，快去搭救弟妹！”